

# 故事会



夺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印  
紅    灯          記  
亲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人  
血泪斑斑的罪証  
一个包身工的故事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7.8

2

# 小舞台

文 编 刊 出 社 出 版

一心为集体

八女跨海 ( )

唱  
詞

集体經

紅姑娘

“有清头”和

陈志勤

高冠凡

陈正

銓 王仁祿

老婆罵鸡 (鑼鼓书)

达改

双枪記 (小型戏曲)

附:排演《双枪記》的几点参考

其美

座談相声《八女跨海》

刊記者

輔導群众創作的一些做法

岡

(此外,尚有各种俱乐部)

..... (0.17元) .....

南京

王篇

亨

东快书)

武汉卿

卓 肖 誼 深 (說唱)

光 劍 影 等

好伯伯 (独脚戏)

志 鵬

双探案 (小型戏曲)

陈 彪

• 講故事 •

下决心講好故事

火 培

怎样講好故事

学 鏞

在工厂中講故事的点滴体会

尤 新 炎

給少年儿童講故事

卡 家 枢

改編《血泪斑斑的罪》故事

耿 良

## 故事会

• 第一輯 •

編輯兼出版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

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1963年7月第1版

1963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15,001—172,000册

統一书号: 8078·2173 定价: (六) 0.26元 开本: 730×1035毫米 1/32 印张: 3 13/16 字数: 67,000

## 稿 約

一、丛刊《故事会》的目的是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，向广大工农群众推广优秀作品，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。凡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传统的故事，不论是根据小说、报道、戏剧、曲艺、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，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，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，我们都很欢迎。

二、以现代题材为主，特别欢迎歌颂三面红旗的故事，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故事，反映革命斗争的故事，揭露和控诉阶级敌人罪恶的故事。

三、故事中的人物如果是真实的，用的又是他的真名真姓，来稿的时候一定要说明，并且注明哪一些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。

四、文字一定要口语化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用方言；难懂的方言，请加注解。

五、短篇故事，最多不超过一万五千字；三四千字的小故事更为欢迎。中篇和长篇故事，字数不限。

六、故事的形式不强求一律，只要群众喜爱，欢迎创造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风格。

七、欢迎各地文化宫、俱乐部、文化馆以及其他有关的宣传部门，帮助故事员把比较好的故事整理出来，寄给我们。欢迎各地专业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节目整理出来，寄给我们。

八、来稿请寄：上海永嘉路25弄8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二编辑室，并标明“故事会”字样。

## 編 者 的 話

《故事会》是不定期的丛刊，将根据需要陸續分輯出版。它专门刊载基本上可以直接供給故事員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，以促进群众故事活动的发展，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陣地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。这些故事文字浅显，通俗易懂，比較适合群众的欣賞习惯，因而也是可以供群众閱讀的通俗讀物。现在是第一輯。

我国的劳动人民，历来就喜欢听故事，喜欢讲故事。近年来，农村、工厂涌现了許多群众故事員。他們把富有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小說、报道、戏剧、电影改編成故事，或者把当地先进人物的事迹改編成故事，用自己的口头語言讲給群众听，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。他們在田头讲，在車間讲；在小会讲，在大会讲；在青年工人、青年农民中間讲，在老年工人、老年农民中間讲；在妇女中間讲，在少年儿童中間讲。这种活动比較适合群众的欣賞水平和欣賞习惯，不要化妆、道具，不要搭档、伴奏，不受场地和时间的限制，表演上不需要艰难复杂的基本功，又便于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結合当地当时的群众思想情况，因此，它

很輕便，很靈活，很經濟，能够迅速配合中心任务，深入群众，是文艺宣传中最为灵便的輕武器之一。

《故事会》的对象，以农村故事員为主，兼顧工厂和其他方面。它所刊載的故事，尽量做到口語化，讲起来順口，群众听得清楚。讲这些故事的故事員，大都使用的是方言，我們为了照顧各方面的需要，故事采用了普通話夾以方言的办法。方言以故事員所属地区为轉移，故事尽管在四川，如果故事員使用的是上海話，故事也夾用上海話来叙述，而尽量避免过于冷僻难懂的語汇，使各地讀者都能看懂。

这个工作还是一种尝试，我們很缺乏經驗。各地故事員有什么意見，有什么要求，請尽量告訴我們。在編輯过程中，我們得到了上海市青年宮、上海市工人文化宮、各区工人俱乐部、文化館、圖書館以及許多故事員的支持，得到許多小說和戏剧、电影剧本原作者的支持，在这里我們向他們表示最深摯的謝意。欢迎各地文化宮、俱乐部、文化館和有关宣教部門，欢迎各地故事員把好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整理出来，寄給我們；欢迎各地評話艺人把适合故事員讲述的評話寄給我們；欢迎大家来改編或創作可供口头讲述的好故事。





## 夺 印

(根据李亚如、王鸿、汪复昌、谈喧原著同名扬剧改编)

亢 夫 口 述 曼 华 整 理

### (一)

“夺印”就是夺印把子，夺领导权。现在要讲的故事，发生在一九六〇年春天。那个时候，苏北里下河地区有一个生产大队，它的印把子落到地主阶级手里去了。整个公社就算这个大队搞得糟，别个大队都超产，独有它减产；别个大队的社员生活有提高，生产劲头十足，独有这个大队的社员生活有困难，生产情绪低落。这个大队叫小陈庄生产大队，姓陈的特别多。大队

长是共产党员陈广清。既然如此，怎么又说印把子落到了地主阶级手里呢？原来抓实权的并不是陈广清，倒是大队委员陈景宜。

陈景宜，原先做过恶霸地主的狗腿子，带着一身狗腥气。上身穿一件黑布短衫，年纪五十开外，两条倒挂眉毛，一双老鼠眼睛：“想我过去多自由，做了财主好帮手；凡事手上过，粗粮也能榨出油。后来头顶换日头，合作化，公社化，我的日子不好过！幸亏见风来转舵，假装积极，事事跑前头；队里实权一把抓，骗得大红伞一顶遮日头。有心搞垮共产党，无风掀起大浪头。”这就是陈景宜心里常念的经，他真是个头顶长疮，脚底流脓，坏透了的坏蛋。

为啥陈景宜要说“队里实权一把抓”？喏，管钱、管账的会计是陈景宜的狗腿子陈广西，管谷、管粮的仓库管理员是陈景宜的老婆烂菜花。三个人同流合污，把大队的领导权抓在手里，死命朝回头路上跑，千方百计地想达到他们几个人发财致富、多数人受穷受苦的目的；贪污盗窃，投机倒把，什么坏事都做过。别的不说，光队里的存粮，就几乎被他们偷了个精光，只剩下三千多斤稻谷是留着下种的。他们为啥不干脆把稻种也偷了呢？不行。稻种缺了，庄稼种不成，队里没有收成，陈景宜以后也就没有油水可捞了；况且社员没有吃了，也不会放过他们掌印把子的。陈景宜偷粮，面子上倒做得光滑，总说是照顾社

員困难，把存糧分給社員，分一次，他就趁機撈一把，因此社員到手的少，被他偷去的多，只要在賬上兜個圈子，就算全部分到社員頭上去了。俗話說得好：“肥了虱子瘦了牛”，生產隊有了這些壞蛋掌權，社員怎麼過得好，生產哪裏來勁呢？

“大紅傘”是啥？就是大隊長陳廣清。陳廣清不是不曉得陳景宜的歷史，不過陳景宜是族長，落後群眾還要看他的面色辦事。陳景宜的“做工”也實在好，裝得好積極！他第一次跟人見面，總歡喜摸摸那條癩腿：“不是那小子我摸黑去修水堤，這條腿也不會跌壞了。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，大家的事嘛！”碰到陳廣清是一個立場不穩的人，給陳景宜大隊長長，大隊長短，三句好話一捧，又是酒呀，肉呀的朝他嘴里一塞，他就變得醉醺醺，昏沉沉，只當陳景宜這個老賊進步快，改造好了。再加廣清的女人春梅貪吃懶做，又是老賊的什麼干親家的干女兒，老賊就借這一點點關係，送糧食、送衣料給春梅，還給了她一個“隊長奶奶”的封號，把春梅弄得輕飄飄的，在群眾面前大擺“隊長奶奶”的架子，蕩着兩隻手不肯出工，在廣清耳朵旁邊光說老阿叔怎樣怎樣好。所以廣清做了黨的幹部却只听陳景宜的話，逢事歡喜跟老賊商量，還推他當了大隊委員，甘心情願當老賊的俘虜。老賊也就捧住陳廣清不放，正好撐起這頂大紅傘遮住太陽，大做其壞事。

陳景宜既然大權在握，又有陳廣清這頂大紅傘撐着，

平常真是篤定透了，小陈庄只有他点了头才算。不过，今天他忽然有点两样，一个人坐在屋里想心事。想啥心事？原来他听那頂大紅傘陈广清說，公社要派先进大队——紅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何文进到小陈庄当支部书记，再隔两天就要来了。何文进，我听说过，紅旗生产大队周围一带沒有人不說他个“好”字，貧农就欢喜找他，队里又年年增产。凭他这一些，就是我陈景宜的冤家对头了，现在竟然要来领导小陈庄，搶我的印把子！好，一家只容一主，一庙只拜一神，有你沒有我，有我沒有你。想断我的后路，办不到！

陈景宜想出了一条錦囊妙計。啥妙計？偷稻种！现在就要落谷下种了，沒有稻种，看何文进怎么办！当天他就布置好，同陈會計、烂菜花从仓库里偷了三千斤稻种出来，連夜在仓库旁边的小河里装船，叫陈友才搖到西面黑魚嘴附近的芦葦塘里藏起来，准备第二天晚上再叫陈友才搖出去卖；黑魚嘴的芦葦塘很大，芦葦长得又密又高，船藏在里面相当保險，沒有人注意。老賊一面又对大队长陈广清讲，社員口粮不够，开个領粮的条子，把稻种分一点給他們，也好发动社員的积极性。陈广清居然答应，把領粮的条子也开了出去。等到何文进来，問：“稻种呢？”“沒有了。”“哪里去的？”“社員分掉了。”何文进只好朝社員看看。但是要种沒有种，看你的屁股还能不能在小陈庄的板凳上坐下去！何文进一垮台，呵呵，印把子当然还

是我陈景宜的了！你们看，陈景宜的手段毒辣不毒辣。

不过，陈景宜这老贼光用这一手还嫌不够。他马上叫陈广西写了許多“欢迎何书记”的标语，在庄里庄外贴了起来，红红绿绿的倒蛮热闹。第二天一早，老贼关照老婆：“菜花，预备好一只床铺，等姓何的来了，留他住在此地。”“哦。”烂菜花答应了一声说，“顶好拣条大红缎子的被头，怎么样？”老贼赶快摇手：“不，不，先拣条布被面的，等到他肯躺下来，再把大红缎子的加上去。”“对，对，这叫先盖布后盖缎，一步好一步。”烂菜花实在佩服老贼的心思。老贼又关照：“后天，你打早到街上去买点小菜，买点老酒，先弄弄好。等姓何的一来，我油油他的嘴。”烂菜花说：“晓得了。不过，景宜，听说姓何的跟广清不同，要是他不肯上钩呢？”“哎，做了再说嘛。反正甜的、辣的都有，听姓何的拣。只要他是条吃食的鱼，就不怕他不上我的钩；他一上我的钩啊，嘿嘿，红烧、清炖、鱼块、鱼片就得听我姓陈的摆布了。”老贼再一想，又对烂菜花说：“好吧，你干脆做得道地点，后天买了小菜、老酒回来，要打庄前走，有人问你，就说我替何书记接风，说得越响越好，好叫大家都听见。”啥意思？老贼是要给群众看看，何文进也是跟我陈景宜在一条跳板上的喏，群众就不敢对何文进说真心话。

陈景宜昨天忙了一夜，今天打早又布置了一番，心里蛮得意，只要今天社员把稻种一领，夜里把一船稻种朝外

一运,就等何文进来上圈套了。老贼一夜没有睡,现在倒觉得困累了,就朝床上一横。哪里晓得眼皮刚合上,会计陈广西冲进来说:“老阿叔,不好了,何文进今天一早就来了,怎么办?”“啥?不是说要后天才来的吗?怎么今天就来了?”“是啊!何文进一来,还关照仓库里的东西不准动,不管领啥,都要经过批准。”

坏了!陈景宜想,何文进的确有点厉害,走到我前头去了。社员没有领粮,要是何文进一查账,问:“还有三千斤稻种哪里去了呢?”这不是糟了吗?老贼贼眼骨碌碌一转,想到了一个人。啥人?胡素芳。

胡素芳是小陈庄的女共产党员,陈景宜一向当她眼中钉。陈景宜想,这次公社派何文进来,一定跟胡素芳有关系。不是她把小陈庄的情况反映给公社,公社怎么会突然派个人来?何文进要来,最高兴的也是胡素芳,昨天还看见她跟一些社员在嘁嘁喳喳,不知道讲些什么?大概想要我的好看了。现在何文进来了,一定要拿胡素芳当个垫背。好,我这三千斤稻种的文章就做在胡素芳身上,叫她有嘴难开,只好当个灯草拐棒,没有用场。陈景宜想到这里,眼睛朝陈会计看看,上去跟陈会计咬了一阵耳朵,最后又说:“友才这家伙你要注意。‘船底不漏针,漏针无外人’,只有他知道我们的底,一本账都在他肚里。那姓何的就会做穷人的工作,要是友才给姓何的拉了过去,那就更不好办。”说完,装了一袋米,摸出十块钱

交給陈广西立刻送去。

友才是啥等样人？友才也姓陈，四十岁，貧农成份，是队里的搖船能手。他过去吃够了地主的苦头，解放以后，表现很好，参加土改很积极。但是后来不同了，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啥道理呢？因为身体不好，以前給地主打伤了背脊骨，每逢天气不好，或者多做一点活，就要隱隱作痛，所以經常不能出工，只是靠老婆做一点工分，不够用，生活当然困难。队长陈广清不了解情况，一直說他思想落后，貪吃懶做。陈景宜的贼眼厉害，看中了陈友才，經常叫陈會計去給他一点好处。

有一次，陈會計說：“友才，队里有船谷，要你搖到公社里去。”“好。”友才就去了。可是船搖到半路，會計突然关照停船，把谷卖了，还对友才說：“这是景宜老阿叔关照的，你不許說出去。不这样，老阿叔哪里来許多錢接济你！”友才懊恼啊，上了这个大当！但是，“吃了人家的，嘴軟；拿了人家的，手短”，就是說出去，人家也只以为我跟陈景宜他們穿一条褲子的，要不，你怎么吃陈景宜的粮食，花陈景宜的錢！唉，我就是有一千张嘴巴也讲不清楚，倒尽了长江的水也刷不干淨。从此，陈友才就更加悶悶不乐，精神越来越坏。可恨陈广西昨天又来逼他去把一船稻种搖到黑魚嘴，还叫他今天晚上再把船搖出去。友才想推，推不掉，但是再去替陈景宜做这种事，也太对不住大家了，沒有办法，此刻只有坐在堂屋里，低着头叹气。

友才嫂問：“友才，你有啥心事呀？”友才不响。友才嫂又問：“友才，你倒說呀，成天悶声不响，我真替你难过。”友才搖搖頭：“唉，你多問点啥！总是我上了当，吃了亏的不是。給人家知道了，我还有啥面孔蹲在小陈庄！唉！”友才嫂赶紧問：“上了啥人的当，吃了啥个亏？”問了几遍，友才死也不肯說。友才嫂沒有办法，只得拿了鋤头出工去了。

友才刚要立起来关门，一个人踏了进来，还背了一袋米。友才一看，心里“別”的一跳。为啥？會計又来了。“友才，老阿叔作主，叫我替队里送来一袋米、十块钱，給你看病。”“不，不，我不要，不要……”但是會計已經踏进里房，把米袋一放，出来又把一叠鈔票朝友才袋里塞：“自己人嘛，还客气点啥。”“不，不……”友才想，这哪里是給我看病，簡直是叫我吃蜜餞砒霜。但是陈會計力气大，友才推不过他，只好把鈔票捏在手里。

“友才，”會計坐近友才說，“何文进来当支部書記，你晓得嗎？今天已經来了。他要来問你稻种的事，你不要怕。这件事除掉老阿叔，只有你知我知，你只要一問三不知，何文进再凶也沒有办法。”“唉！”友才說，“老阿叔何必这样做呢？大家都沒有好处。”“啥，你后悔了？你不肯封口，那我們就先說出去。昨天这一船稻种不也是你搖到黑魚嘴去的！哼！”

“哎呀……”友才一頓脚，恨啊，但是“船到江心难补漏，馬行夹道难回头”，有啥办法呢？“友才，”會計笑笑說，

“出了事，老阿叔是干部，何文进也是干部，况且广清是大队长，官官相护，难不倒我们，倒是你啥都不是，何文进正好拿你开刀，不会放你过门！”会计看友才的两条腿抖得象在摇铃，转了口风说：“你也不要着急，姓陈的手臂不会向外弯，你不说就没有你的事，姓何的在此地也不会长。”会计站起来要走，忽然眼睛一转，墙角小凳子上有一只米袋，露出了一个“胡”字。抖开一看，有三个墨笔字——胡素芳。会计朝友才看看：“素芳来过？”友才不响。会计想，好极，这只米袋能派大用场，赶紧把米袋一掰，一面走，一面说：“这只米袋我拿去用用，我那只慢慢出清好了。”友才要想把米和钱还给会计，会计一溜烟走远了。

友才给会计一吓，一急，一气，只觉得头昏目晕，胸口难过，咳了一阵又一阵，只得到里房去躺一躺。友才嫂收工回来了，看见友才就说：“友才，新来的支部书记老何同志问你身体好些没有？明天他要来看你。”友才听女人提到何文进，心里就“别”的一跳，赶紧问：“他怎么认得我的？做啥要来看我？他还说点啥？”友才嫂看他这样慌张，有点奇怪，就问：“友才，听到老何要来，你怎么有点吓？老何对人和和气气的，看见我就问你的病，你怕啥？队里都在称赞新来的支部书记好，说他第一天来就把队里的事顶在头上，带头去开缺口排水。”友才不响。过了一会，友才对老婆说：“明天支部书记来调查，你只说我睡着了，千万不要叫他进里房。”友才嫂不懂：“调查？调查啥？”友

才不耐煩了：“你多問点啥！明天你只要記住我睡着了就是。”友才嫂晓得男人有股子悶劲，問也不肯說，只得“嗯”地答应了一声。不过心里也替友才有点担忧，說不定老何真是来調查啥事体的，所以友才怕他。

何文进为啥要来看友才？为啥要提早来小陈庄呢？

何文进本来倒是准备后天才到小陈庄来的，紅旗生产队还有一些事体要料理。但是何文进跟公社党委一研究，这消息如果給陈景宜知道了，就会趁这个空档搗鬼，而且倉庫在他手里，最容易出毛病，还是趁早去，給他个措手不及。何文进一早来到小陈庄，看见麦子发黄，田里都是杂草，但是墙上門前的欢迎标語倒貼了不少。何文进心里在冷笑，想小陈庄出工的人手少，貼标語的人手多，可见得陈景宜会变戏法，我得提高警惕。所以一到小陈庄，立刻跟大队长陈广清商量，关照倉庫里的东西一律不准随便动用。陈广清想，条子已經开出去了，領不到粮，社員会有意见，但是支部書記这样說，他也不好怎样，只得同意，并且叫陈广西去关照倉庫管理員烂菜花。陈广西就立刻去报告了陈景宜。

大队长陈广清跟何文进談了一些情况就說：“老何，我陪你去看看景宜老阿叔吧，他是大队委員，又是族长，队里的情况一肚皮。”何文进听广清第一个就要他去看陈景宜，心里就不高兴，不过轉念一想，老賊早晚要对面，就跟广清在田里轉了一轉，一起去看陈景宜了。

这里，陈景宜老早关照烂菜花提前行事，上街把小菜买了回来，烧好，弄好，床铺好。等何文进一到，老贼马上把何文进接了进来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小陈庄有何书记当家，准定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不愁生产搞不好了。”“哪里，哪里，一只手臂撑不住天，还要靠大家的力量。”“呵……何书记，抽烟。”“哦，谢谢，我吃惯旱烟的。”何文进连忙“嚓”地把旱烟杆拔出来装烟，“还是请你介绍介绍队里的情况吧。”“好，好。唉，说起我们小陈庄，条件实在差，也真亏广清当这个穷家。”于是老贼说说这个，提提那个，故意把话头拉得蛮长，编了一大套，到时候可以留何文进吃饭。何文进老早有点不耐烦，等到老贼关照烂菜花开饭，看见一只一只菜端了出来，有鱼有肉，有鸭有鸡，还有炒猪肝、炒肚片，晓得老贼玩起糖衣炮弹来了，上口蛮甜，下肚却要做老贼的俘虏。这个时候，外面快下雨了，何文进赶紧立起来：“哦，要下雨了，我们以后再谈吧。”老贼按住何文进说：“不要紧，何书记忙了一早晨，这里吃顿便饭吧。鸡鸭是家里养的，菜是地里长的。不成敬意，嘻嘻……”“不，用不着了。广清，麦田里已经积水，再下雨更不好，走，开缺口去！”何文进还是立起来，拉了陈广清就走。老贼恨啊，算盘打了半天，何文进却连一滴迷汤都灌不进，布被头也没有能盖上去，不要说是大红缎子的了。好，甜的不吃，反正还有辣的等着你姓何的。陈景宜把香烟屁股往地下一摔：“呸！清官难逃狡猾吏，强龙